



石榴(国画)

徐震

漫话精英超生

阮直

11月28日,演员刘佩琦表示,精英们就应该多生,“姚明、李娜、刘翔、张艺谋、陈凯歌等,那些精英们,包括其他领域的精英们,我觉得应该让他们多生一点儿,当然国家宪法不允许,法律是平等的,我说话也不算数,但我从心底里觉得各路精英应该多生一两个,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我们现在太缺乏人才了。”

也许刘佩琦的目的是好的,为中华民族多出些优秀的人才操心。他以为让姚明、李娜、刘翔、张艺谋、陈凯歌生二胎就等于又多了小姚明、小李娜、小刘翔、小张艺谋、小陈凯歌。只要精英们子孙孙地繁衍着,就像原子核裂变,咱民族的精英就越来越多,愚人就越来越少了。

愿望多美好,想法真奇妙。按老夫我的推论,刘佩琦肯定对植物、动物有所研究,起码兴趣很浓。在他的思维中,人也像植物,种子决定生命的形态和质量。种玉米就不会产出谷子,播小麦就收获不了高粱。马配马生马,驴配驴生驴,驴配马就生骡子了,水稻一杂交就高产。可是人种的事儿并不按植物和动物的基因遗传呀。记得有个美女明星向爱因斯坦求爱时说,咱俩要是结合了,生出那孩子一定会像我一样漂亮,像你一样聪明。可爱因斯坦更担心的是“若像我一样丑陋,像你一样无知那可可怕”。播下龙种却产出了跳蚤的事儿并不少见。刘备的儿子是阿斗,刘邦老爹的身上也没有“皇帝种子”的坏子相。人的遗传基因大多是遗传生理基因,智力基因虽说也遗传,但自我开发智力的能力和兴趣就不遗传了。否则的话,华佗的后代就该是骨外科专家才对,鲁班的后代传到如今应该是土木工程帅吧,最次也得是个木匠呀,鲁迅的后代不是杂文家总该会写小说吧,可事实上他们都没“精英”。

别说“精英”不遗传,有时连手艺都无法传授。老夫我的爷爷是个豆腐匠,可我却只会吃豆腐不会点卤水,到了我的下一辈连黄豆苗与冬瓜秧都分不出来了。别以为我家祖上是农民一代就比一代差,就那几个没文凭的我爷爷吧,他可是能识别300多种动物,1000多种植物,甚至连哪种植物的叶面、根茎上爱招哪种昆虫他都一清二楚。这样的本事别说硕士了,连昆虫博士下乡考察时还得拜他为师呢。可是这个基因就不传我,我虽说还听过生物课,每期央视的动物世界都落不下,到了知天命之年,还区分不好犬科、猫科的种类呢。

由此可见,即便智力有点遗传,可是精英都不是遗传的,而只能传授。我们如今的知识都是学来的,就像有的网友在网上说“精英并不都是精英生的”。只有皇帝能生皇帝,但并不一定都生明君圣主。

有些精英也是阶段性的精英,比如有些运动员,一届奥运会是“精英”,可后两届奥运会他不是精英呀。如果一个人一生“闪光”一次就算精英,那一生从不“闪光”的人还真不多了。就像早些年有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上提出“博士可生二胎”,被多数代表给否定了,认为是新的“血统论”。现代医学早已证明精英生的孩子只能是精英的孩子并不是精英,也并非将来的精英。更何况如今假精英不比真精英少,鱼龙混杂,如果假精英也都借着光生了二胎,生下一堆也会沾名钓誉的人,那可就天下大乱了。当然这是我假借“血统论”的论调扯淡。因为我心里明白,就是秦桧的后代照样爱国将领,杨家将的后代照样有草包。

人都是社会的人,人与人在生命的意义上是平等的,“精英”与“平民”他们在人权、生命、生育权上的平等是法律所赋予的。别说如今这一脚能绊倒三五个的精英各行各业都有,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生育权利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都应该一样,否则的话,就是在践踏宪法,用一个“法律”和“条例”对待不同的生命。持这种论调的人应马上脱离立法机关,接受法律常识的再教育才对。

“怎么办?”我不得不求助药不然。这种涉及感情的问题,我太笨拙了,只能请专家出马。药不然捏着下巴,目送钟爱华进入博士楼,笑嘻嘻地对我说:“等着看热闹吧。”

话音刚落,一大束玫瑰花从天而降,落在水泥地上,花朵摔得到处都是。药不然叫来旁边一个拿着相机的女学生,问她怎么回事。女学生特别兴奋,跟药不然说这是个小开,不知怎么就戴上戴老师了,一天三次玫瑰花,每回都是九十九朵,坚持不懈,可真下了血本了。现在整个校园都很轰动,每天都有人定时来这里围观情圣——可惜戴老师好像对这个人一点兴趣也没有,每次都从窗户直接扔下来。

药不然道:“和我猜的差不多。这样的女性,普通的办法是不行的,你得比她强势,不容她反抗,或者让她觉得你比她聪明。”药不然分析得头头是道,我这方面没天分,只好问你怎么办。

药不然露出一个灿烂笑容:“鉴定,我不行;泡妞,我不行。”

35 我的理论一开始就站不住脚

今天时间有点晚了,我和药不然

在复旦大学附近找了个旅馆住下。他到了我在房间里待着,自己跑了出去。让我晚上十点钟药不然才回来,手里还拎着几件衣服。到了第二天一早,他钻进卫生间折腾了好一阵。等他一出来我一看,哟,形象大变,活脱脱一位谢绝国外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华侨年轻科学家。

我们从学生那里轻而易举就问到了戴海燕的行程。她上午有课,一般中午吃过饭都会去图书馆看两个小时书,雷打不动。我们两个中午吃过饭以后偷偷来到文图,一个姑娘正靠窗捧着书在看。这姑娘肤色略黑,鼻梁高挺,和戴鹤轩有几相似。

药不然冲我做了个必胜的手势,抄起一本很厚的英文书走过去。我隔了三排坐下,远远观望。只见药不然走到戴海燕桌前,她抬起头,两个人交谈了几句,那姑娘忽然“扑哧”笑了一声,气氛十分融洽。我暗赞这小子手段,钟爱华几天都搞不定的女人,他一会儿工夫就拿下了。

两个人叽咕咕了一阵,药不然挥手优雅地告辞,然后带着笑意走到我对面坐下。

“成了?”我问。

随笔

30多年前的一个深秋,经朋友引见,我向启功先生求字,那时,启老尚未当书协主席,字还没那么紧俏。老先生稍一思付,便当场挥毫写下四个大字:顺其自然。字体遒劲,意境深远,被我为至宝,珍藏至今。

顺其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然,即“无状之状”的自然。春夏秋冬是自然,生老病死是自然,物极必反是自然,水到渠成也是自然。顺其自然,就是不搞强扭的瓜,不搞拔苗助长,牛不喝水不按头,龙不下雨不祭天;就是淡化或虚减人的主观能动性,遇事不强行干预介入,让事物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发展。

有个很叫座的韩剧《顺其自然》中,漂亮纯真的韩恩淑,交往两个男友,父母希望她嫁给家资雄厚的花花公子姜泰洙,她自己则更钟情品学兼优但家境不好的申洙亨。因患得患失,她一直犹豫不决,最后还是顺其自然,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了申洙亨。韩姑娘顺其自然地选择了爱情,用度上或可拮据一些,但生活却是幸福的。时下那些笃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新锐女子,不嫁嫁给没有一点感情的富豪,委

小说

张山杀狗

崔立

在乡下,张山杀狗是出了名的。张山杀狗,也很简单,先遛狗,和狗混熟了。然后趁狗不注意,用早已打好的死结绳子,套在狗都脖颈里,然后将狗吊在棵粗壮的树上,生生地将它吊死。

都说,杀生这事,不祥啊。张山不信这个。张山说,只要有钱,怕这作啥!那几年,因为杀狗,张山没少赚钱,每每数着一张张火红的百元大钞,张山就莫名地兴奋。

不过,也怪哦,张山也二十三岁了,愣是没女人能看到。农村的男人女人,结婚都早。张山不急。张山的婆婆老妈倒是真急了,催促着说,你就不能上点心找个媳妇成家啊。张山说,爸妈,你们急啥呢,我这不也就二十来岁嘛。张山的爹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你都己经叫我爹了。张山真是好气又好笑,说,好,好,我结婚还不行吗?

说找还真找了,张山托人介绍了几个女人。开始,女人们听说张山有钱,还真动了心。可再一听,说张山是杀狗的,就开始打起退堂鼓,都说,杀狗的不吉利。然后,一个一个地都吹了。张山也不急,继续托人找,找到一个女人,挺温顺的。女人说,我们谈可以,但你要答应我,以后就不要杀狗了。张山心头一沉,想了想,就点点头。

还别说,张山真还没再杀狗。张山和女人谈得很顺利,很快就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

一天,张山的朋友刘勇跑了来,说是有事请他帮忙。张山在房间正陪着女人,问,什么事?刘勇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张山就对女人说,我出去一下。女人捂着鼓起的肚子,点点头,说好。

张山跟着刘勇去了他的住处。到了那里,张山说,什么事?刘勇说,兄弟,帮我杀一条狗吧。张山摇头,说,不行不行,我答应过老婆,不再杀狗了。刘勇给张山点了支烟,又给自己点了一根。刘勇吸了一口,吐出了一个烟圈。刘勇说,兄弟,是这样,这次吧是一个老板,他家的周围不知怎地来了条野狗,时时的叫唤扰他不能安歇。所以他出了大价钱,我看过那狗,那体形那身板,我一个人弄不下来……刘

“惨啦。”药不然一摊手,脸上的笑意像冰淇淋一样僵在脸上。

“我看,老老实实跟人姑娘说得了,不要搞歪门邪道。”

“要说你去说。”药不然眼皮一翻。

我略作思付,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戴海燕面前。戴海燕把手里的书“啪”地搁下,对着我笑意盈盈,就是不说活。

我毕恭毕敬地问道:“是戴老师吗?”

“你早就知道了,何必多问这么一句废话?”戴海燕是张娃娃脸,嘴上却尖刻得很。我这才意识到,那笑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大概就像是周瑜看过来监书的蒋干时浮现出的笑意吧。

她这么一说,我顿时有点接不下去了。脑子里转了一圈,我决定还是说活的好。我坐到她对面,语气平淡:“您好,我有一些关于《清明上河图》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您。我们来北京了,我叫许愿,是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我作了自我介绍。

戴海燕的表情有点意外:“你是许愿?”

顺其自然

陈鲁民

身老到可当爷爷的大款,或给贪官、老板当“小三”,都有违“自然”,不会获得真正幸福,顶多是一只锁着金链子的金丝鸟。

干事业也需要顺其自然。顺其自然,绝非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而是顺势而为,借势而为,凡事不操之过急,不搞霸王硬上弓。总有些人急于求成,梦想一举成功,一夜成名,一朝暴富,这就违背了事物由浅到深、由低到高、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为此,往往不惜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偷工减料,违法乱纪,最后,大都欲速则不达,或铤羽而归,或身败名裂。反观那些老老实实、顺其自然的人,一开始似乎不起眼,但数年过去,不经意间,他们就由“菜鸟”成了专家,士兵升到将军,打工仔变为董事长,人生成功,事业辉煌,自然而然地载入名册青史。譬如杨绛,她有句名言:“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于是,一辈子与世无争的杨老先生顺其自然地活到百岁高龄,顺其自然地成了一代大家。

最近,宁波市慈善总会又收到署名“顺其自然”的75万元汇款单。从1999年至今,“顺其自然”每年都要向市慈善总会捐款,迄今为止,他的捐款已累计1100万元,但未留下任何信息。人各

有志,做慈善也有各种形式,既有像陈光标那样高调的,也有像“顺其自然”这样低调的,不论什么形式,只要慷慨解囊,都值得赞赏与肯定。但相比之下,“顺其自然”的办法更接近自然,因为我手有余钱,而他人缺钱少物,因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之理,这样做太符合天道自然了。而且,捐款者无求无欲,无影无踪,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可谓慈善的最高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景行止止。

从小里说,谈情说爱,结交朋友,乐善好施,需顺其自然;从大里说,培养人才,教化社会,兴盛事业,同样也需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不会有大悲大喜,一曝十寒,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顺其自然,须有宠辱不惊的心态,宽容博大的襟怀,知足识深的眼光;顺其自然,会使人减少浮躁浅薄的戾气,远离急功近利的虚荣,不当纸醉金迷的“土豪”。

当然,顺其自然并不排斥奋发有为、自强不息,只不过更强调事物进程中的有条不紊,循序渐进,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罢了。树立坚定不移的远大目标,顺其自然地朝着目标进发,会使我们的旅程从容不迫且充满诗意。

狗红红的眼,又说,不行,不行,咱把它放下来吧。刘勇瞪张山一眼,说,兄弟,你咋变得这么娘们了呢,吊都吊了,再放下来,弄不好狗缓过劲就要扑来咬我们了。张山苦笑,说,好吧,好吧。莫名地,张山闭上了眼睛。

从那天后,张山经常都会做噩梦,梦见那只狗,红着眼看自己。然后,张山醒来,是满头大汗。

三个月后,张山的女人生孩子。难产,大人孩子都没保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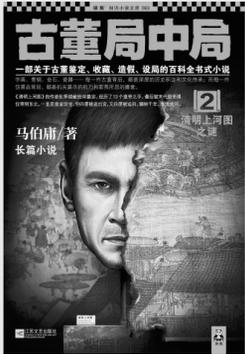
张山听到消息,瞬时就疯了!



溪流(国画)

刘炳文

连载



“你知道?”

“最近报纸上都是《清明上河图》的报道,你现在可是个红人。”她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站起身来,“时间快到了,我要去上课。你们想知道的话,这样吧,你们晚饭后到我宿舍来。我

之所以答应跟你谈话,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当面告诉你,你有多么愚蠢。”

把目瞪口呆的我抛在原地,戴海燕起身离开文图。药不然凑过来问进展如何,我说咱们晚上去她宿舍详谈。药不然一伸大拇指:“哥们儿果然深藏不露,已经有我在大学时的八成风采了。”

我苦笑摇摇头,不知该怎么描述自己的感受才好。这个女人,不简单,绝对不简单。

到了晚上六点半下课,我和药不然这才悄悄走进博士楼三层,来到戴海燕的房间。

戴海燕拿起《首都晚报》抖了抖道:“我要说的,就是你这篇荒唐的东西。我这个人有洁癖,不能容忍那些蠢或错误的东西。”

“愿闻其详。”我简单地回答。戴海燕把报纸打开:“你在这里讲一个传奇故事,你的故事里头,陆夫人的王姓外甥在陆府观画,不带纸笔,只凭记忆,前后数月,终于誊出一幅假画,这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你以为古人誊画,真是靠记忆吗?抄画和抄书是两码事,抄书是记录符号,主要内容对了,笔迹形式不重要;但

抄画却完全不一样,运笔形式就是内容本身,这是一种技巧性的工作,哪怕对照着画,都很难做到一摸一样,别说硬背了。像《清明上河图》这种细节无比庞杂的画,更不可能靠死记硬背去复制。”

“也许人家是天才。”

“也许,但我相信另外一种解释,你是个笨蛋。”戴海燕毫不客气地继续说道,“你小时玩过蜡烛吧?蜡烛的烛油滴到纸上,会让纸张变得透明。古人誊画,也是同样原理,他们会先是在宣纸上涂黄蜡,用灌满热水的铁斗压在其上,反复碾压,让蜡彻底融入纸面,让纸变得透明。然后誊画的人会把透明纸铺在原画之上,用细笔在透明纸上描出线条,再拿开对着原画临摹——看到没有?临摹一幅画都如此费劲,你故事里那个王姓外甥想靠记忆就复制,根本就是个神话。你的整个理论,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

36.《清明上河图》流传版本上疑点丛丛

戴海燕见我说话了,没见同情,反而眼神更为凌厉:“你还说,王世贞毒杀严世蕃,是因为自己父亲王

散文诗

残雪

(外两篇)

阮文生

从铺天盖地的宏伟里,剩下来。寒意和往事被动用过多少回?积雪还在飞呢,朝着一天天一点点深处小起来。

不要抬头,瓦楞和目光托举着残雪。影子和重量,带着黯淡的斑点。

冰雪里挣扎的语言,触动着沟边的草叶,带根根的咏叹凄凄地眠从荒野。竹丛,沙滩牵动的记忆,落在小舟的侧面。从西往东,差势在高低里展开着。低矮的行动丝绸一样柔滑,细弱的口气如同农家的炊烟,我知道已经很难浸漫青石铺卷的脉络。时断时续的感慨,不时高过杆子上的草穗。

一种口吻吻合着多种期待。活动的尾声,仍然保留着清澈又洁白的范围。一粒沙子,让一河的水波分裂了,半个冬天足以让拍岸的惊涛倒退回来。洗了无数遍了,孤寂更加冷艳。群山的包围里,多少道路和时间仍在绵延,总有缺口让雪花覆盖起所有的成功和失败。

一番热闹发生在沙子上

扬起的力量在空中闪亮,滑下的争论泛化了。潮流里,雪白和湛蓝深化起反复的较量。浪花扶正石头,大海挺出坚定的瞭望。不动的决心,让轰鸣的事件碰撞泪流满面,俯痛哗啦啦地跌下,苍白苍白的团喘息,仿佛刚刚爬过大山。

翅膀在空中画着界线,压低的气流感觉到了渺小时的强大。每一根翎羽,带着令箭的锋芒,可能将一切概括了,那些白云都在上面,更多的飞翔被淡化。虽然风暴不会刮跑大海,顶多让安静不断倒塌了,然而飘展的努力还在稳稳地向上!

好一番热闹发生在沙子上。落定的命运被再次推翻。无数的赤脚奔忙着,踩中的都是灼烫的海滩。柔软的组织已经千孔百疮,不断修改的还是寸草不生的现象。晚到的喊叫穿插着,飘荡着,仿佛大海给翻了个底朝天。沙子之间连着阳光,细小的漏洞不可避免的金黄了。

黄 山

石头垒加石头,看起来挺疙瘩,其实都是通顺的。一种意志原先就有了吗?还是既成事实,来一番鬼斧神工?通天接地的气韵震古烁今。多少回,我都看呆了,瞧!勾缝的地方来几朵白云,再来几棵青松。在天空里一个劲地白下去,在苍穹里一个劲地绿色葱茏,不管多魄惊心何其久远,还是近在咫尺。

我到过那里。好像是一种表达,或者是激情的冲动。粗壮的铁索冰凉着手掌和心跳,绝壁之上,轻轻地滑过羽翅一样的青春。如今一岁岁的年纪,将我垒加得饱经风霜,然而记忆里的狂风,雨条,雷声,仍在耳畔撼动我的人生。石头的空隙足够八个人躲一场风暴,一个弥天大夜就在面前黯然发生。半个时辰,四十分种吧,天地清明。烟岚飘逸,时聚时拢。松针上的水珠硕大无朋。砸下的声音,天籁一样透明,引人注目和倾听。不过鲫鱼背上仍然风起云涌,一步步的台阶不改胆战心惊。

一些事物搬到天空,不一定依照惯常的秩序。青松高过云朵,而云朵同样低过脚步,泉水飞跑着,就像一些紧急的情况要告诉眼睛。

新书架

《甜蜜食堂》

李 嫣

选定的75道甜品由作者——《贝太厨房》任芸丽主编微博征集而来。

75道中式甜品,家常食材,简单工具,轻松家制。小时候,在放学的路上,我们总要在街头拐角甜品小店吃上一些甜品,那里有黑芝麻糊、酒酿荷包蛋、红豆双皮奶、驴打滚、玫瑰红糖膏、双色豌豆黄、罗汉果润肺汁……让我们无比幸福。现在我们长大了,很多小时候吃过的甜品渐渐地从街头消失了,但是每每回老家妈妈亲手做给我们吃的时候,心中甜蜜泛起无限涟漪,一切温暖自然发生。在某个需要甜蜜治愈的午后,你要不要也走进自家厨房,给生活添加一份甜蜜与幸福呢。

美食是一个好玩的游戏。随着角色的改变,人们对美食有不同的理解。放下这些随着工作而来的角色,回归到同一个人,一个女人,用美食传达爱,与任何一个家庭围坐在温暖的灯光下时发生的平淡的故事一样。

悸被严嵩所杀但王忬之死,在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一,王世贞扶棺返回老家江苏太仓,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从此一直隐居,到隆庆二年后才出来任官。而严嵩在嘉靖四十四年倒台,严世蕃被发配到雷州,中途逃回江西老家分宜,直到四十四年被害。我请问你,在江苏的王世贞,哪来的机会在北京朝堂与在江西的严世蕃相见?”

我哑口无言。

“至于什么白衣书生在葬礼上窃走一条胳膊和《清明上河图》的桥段,我都懒得说了。人的臂骨是很结实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王世贞居然能迅速锯断尸体从容离去,你当他是什么东西?非洲鬃狗吗?”

戴海燕见我无言以对,居高临下地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最后一点,你说王世贞用《金瓶梅》毒死严世蕃,可你也看到了,明史里清清楚楚地写道,严世蕃是在嘉靖四十四年被公开处斩的,哪里来的毒杀?又谈何在葬礼上被王世贞偷走一条胳膊?”

戴海燕这时候又说:

“你的故事不成立,不代表这件事是假的。”